

名家精品 阅读之旅
MINGJIAJINGPINYUEDUZHILV

刻心武

小说

副主编
李晓明
王春风

吉林文史出版社



刻心武

小说

副主编
王春凤
李晓明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心武小说/刘心武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5

(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ISBN 978-7-80702-648-8

I. 刘… II. 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42200号

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刘心武 小说

Liuxinwu Xiaoshuo

出版人/徐 潜

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www.jlws.com.cn

主编/李晓明

责任编辑/周海英 陶玉婷

装帧设计/冰峰传媒

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字数/200千字

印张/8.125

印数/1—8 000册

书号/ISBN 978-7-80702-648-8

定价/16.00元

序

刘心武小说的艺术魅力

王春风

提到刘心武，不能不谈及他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篇小说掀起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推动了“伤痕文学”的涌现。“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率先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学，是积极投身于思想解放运动，拨乱反正的文学。这种小说当时也被称为“问题小说”。这些小说不仅揭露和控诉了“文革”中“左”的思潮对人们思想和人格的戕害，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批判；不仅写“外伤”，更在写“内伤”。“伤痕文学”给人以深刻启迪。可以这样假设：当初没有《班主任》的轰动，没有作家思想的解放，也许就不会有今日文学之辉煌。

然而今日之作品已经很难令人想起《班主任》的作者了，因为刘心武早已卸下了往日宣传家、政治家、教育家的职责，转而心忧众生，诉说着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尤其是进入90年代，刘心武小说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在描写现实方面，有韧性，不走捷径，肯下工夫，不愿重复和欣赏自己的过去。这也是刘心武对自身的巨大超越，是他时至今日依然拥有众多读者的真正原因。

刘心武小说的魅力何以如此绵长持久？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他的小说创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从他的作品中能明

显地感到时代的脉动，因此，他的小说可以当成那一时代的历史来读。比如入选本书的《母校留念》是写“文革”中发生的事，《等待决定》和《黑墙》是写“文革”结束不久，人们头脑中“左”的思想还没有被彻底清除时畏首畏尾的思维模式。而《一畦春韭绿》、《京漂女》、《绣鸳鸯》已经明显地感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观念随着国门的开放，也呈现了多角度的思维，人们的行为也更具有个性了。

刘心武小说富有魅力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

在刘心武小说中，有一大批具有敬业精神的代表人物。《到远处去发信》中的老马是一位默默地在工作岗位上辛勤劳作的普通邮递员。他没有华丽的服饰，却有着“轰轰烈烈”的辉煌业绩；没有出众的容颜，却有着甘于奉献的精神。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工作如旧，老马却老了，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为别人送了一辈子信的老马，最大的愿望却是能收到从邮局寄来的一封信。多么朴实的愿望，难道不会给人们的思想以巨大的冲击吗？同样，小说《冬日看海人》中那位来自西北小镇的小学教师、《五花肉》中的老罗等，都是热爱自己本职工作的人，都以敬业、真诚、善良获得了人们的尊敬和喜爱。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都在启迪人们，人生有了明确的追求，生命就会绽放异样的光彩。

另一篇小说《京漂女》讲述了京漂一族的苦涩心声。他们忍受着文艺场的残酷竞争，情绪多变，喜怒无常，为了追逐名利而苦闷，为早日成名，费尽心思。现实的残酷与成名理想的巨大落差，使他们尝尽了人间的苦味。京漂女如同无所归依的舞女，苦味，从心窝到眼窝，又从眼窝到心窝。

他在塑造了各色各样小人物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反面人物的刻画。小说《贼》就以幽默的笔触描写了一个从犯罪到自省的反面人物形象。作品细腻地描写了“贼”的表情及心理变化，首先是愣愣地，摩挲着下巴，然后犹豫了一下……直到大滴的眼泪从他的眼

角溢出。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理渐渐地由自我反省，到自我挣扎，最后实现了自我解脱，并且主动地剖析了自己之所为。这是一个痛苦的思想转变过程，也是痛苦的自我解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贼如同破茧之飞蛾，获得了新生。

刘心武的小说不仅写单个的人，还擅长描写某一社会群体，《站冰》就表现了社会各色人物的生活景观。司机潘全清真诚朴实，待人热情却为生活而奔波、操劳。另一个民工薛冰思想单纯，勤劳肯干，但当心爱的人为了金钱，为了享受而另攀高枝时，他受到了重大的精神打击，迫于生计只好无奈地参加站冰。这篇小说语言平实，铿锵有力，冲击着人们的视野，提醒人们关注这些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各色小人物。

刘心武小说人物众多，包罗万千，展示人生百态，以上不曾提到的还有喜欢谄媚、逢迎的小样儿，盲目跟风的何秀穗以及《水锚》中思想诡异的“我”，金钱至上的大秦等等。作者用一粒沙折射了太阳的光辉，用一个人写尽了世态的炎凉。

刘心武曾说过：“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上基本是与我共时空的……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文化历史层面，多关注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各色小人物，探讨一些人们司空见惯都不愿意端详之事，善于捕捉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和事。剖析一些亘古不变的人生基本问题。”曾经的辉煌与轰动，现在的受人瞩目，无不说明其魅力所在。这是对他永远忠实于自己，潜心创作，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的最好回报。

刘心武小说的第三个特点在于题材的广泛。如果说，做过中学教师的刘心武写出《班主任》、《母校留念》、《我可不怕十三岁》、《看不见的朋友》等校园题材的小说不足为奇的话，那么，他的笔触进一步伸入到社会生活，以邮递员、飘逸的厦门女郎、京城的“北漂一族”、时髦的现代青年、清扫工人、相濡以沫的平凡夫妇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是作者长期认真观察社会生活的结果。不仅如此，刘心武还潜心研究《红楼梦》，写出了学术小说

《贾元春之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构思小说，刘心武的创作题材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1985年，刘心武在一篇《关于文学本质的思考》的论文中说道：

“文学的翅膀，承载着如此繁多，如此巨大的社会义务，该是多么沉重啊！文学家都羡慕飞鸟，因为飞鸟的翅膀只需要带动自身的躯体，但文学的本质却更接近于飞机。飞机的翅膀所带动的机舱中，有着往往比飞机自身更贵重的人的生命和特别紧要的物品……这使作家在所有的文艺家中似乎有着更突出的光荣地位，但也常常使作家比其他文艺家尝到了更频繁更巨大的痛苦。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在其他文艺品类中虽然也分别或隐或显，或弱或强，乃至于在一个或几个方面有着十分强烈的体现，文学却总是集大成地、具体入微地、各侧面各层次都不可缺少地凝聚着民族魂。”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彰显生活。刘心武小说的魅力在于紧跟时代潮流，但又不随波逐流；重视小说的艺术性，结构文体的语言力求创新，力求个性化和精致化，同时在字里行间传达着深刻的道理。

2007年10月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录

CONTENTS

- 1 一畦春韭绿
11 等待决定
22 母校留念
48 黑墙
56 贾元春之死
90 看不见的朋友
98 我可不怕十三岁
116 她有一头披肩发
125 到远处去发信
141 京漂女
179 小样儿
185 水锚
194 绣鸳鸯
200 贼
207 第八棵馒头柳
210 五花肉
213 楼前白玉兰
216 冬日看海人
219 站冰

刘心武小说选



一畦 春韭绿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艾凯获说，走，我们一起去，去红友宾馆。

我说，你又忘了，那儿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而且，原来的建筑全拆了，现在起的大高楼，身上穿着玻璃时装，头上戴着亭子帽，你想怀旧，它可是一点儿不想跟你配合了！

艾凯获说，那么，我们去压压马路。

我说，真懒得动。就在我家，坐这儿聊聊吧。

我家的猫，跳到艾凯获放外套的那张沙发上，把鼻子凑拢袖头，嗅个没完。

我轰猫，猫不但不走开，还伸出舌头，舔起艾凯获外套来。艾凯获扭头望去，笑说，它是闻老外胳肢窝的味儿啦！我厉声吼，甚至跺脚，猫才怏怏地跳开走掉。

一时无话，我便劝艾凯获喝茶。

我和艾凯获，是名副其实的老朋友了。

二十五年前，在大街上，艾凯获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开头他没注意到我，我也没注意到他。也是机缘凑巧，他大大咧咧地走着，忽然想打喷嚏，从衣兜里掏出块大手帕，去捂鼻子，这就把衣兜里的钱包，给带出来，掉地上了。当时我在他背后十来米远的地方，见状忙喊，同志！钱包！他闻声煞住脚，扭回头，我这才发现，他是个老外。这可是个听得懂中国话的老外啊！他拾回钱包后，趋前向我道谢，不仅是会说中国话，而且语音咬得相当地准。我们于是有了第一次握手。

跟艾凯获的第一次握手，给我带来了老大的不愉快。

艾凯获走开好几分钟，没影儿了，我走到公共汽车站等汽车，这时候就有个人站到我身边，轻声地跟我说，你过来一下。我跟他过去了一下，就在人行道的大杨树底下。那人问我，刚才你跟谁说话呢？我说，没跟谁说话呀！他说，怎么没说话，你们还握了手呢！我说，啊，是那么回事儿……他听完我的解释，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说，唔，你以后要注意点啊！他走了，汽车来了，我挤上车，心中不忿，我学雷锋，都学到国际主义高度了，要我以后注意什么？！恰巧汽车拐大弯，身边人的大屁股整个儿杵到了我骠骨上，我扯起嗓子便抗议：别跟我这么亲密无间，成不成？！

可也真是祸兮福所倚。过了几天，我们单位工宣队队长忽然满面春风地召见了，我，说是要在大会上表扬我，因为我学雷锋的事迹在外国专家当中已经传为美谈了……我除了拼命地谦虚，加上分外谨慎，还能怎么样呢？

二十年前，我和艾凯获第二次握手。那时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小说，属于“反思文学”之流，艾凯获负责翻译我其中的一篇，实际上他已经翻译出一稿了，但有些个疑难处，必须当面请我解说，于是通过单位——那时单位已没工宣队了，权力机构称“临时领导小组”——安排了我们的会面。地点是在我们单位的会客室。“临时领导小组”负责外事活动的老魏没坐暖沙发就要撤退，我一再让他留下，他也还是没留，只剩下我和艾凯获两个人呆在那屋子里。说实话，二十年前的我，在那么个场合，心里头可真是有些个不踏实。不过艾凯获一点儿没有难为我，他没问什么尖锐、敏感的问题，倒是为我小说里的诸如“瓜菜代”、“猫儿腻”、“以外事促内事”等词语短句讨论了好半天。

后来艾凯获回他的祖国了，我没想念他。忽然有一年的元旦，我接到他寄来的一张贺年卡，贺年卡上的祝辞是现成的，他只签了一个名，准确地说，是签了两个名，一个用他母语签的，一个用汉字签的，他的汉字看上去可不怎么样，没他的中国话漂亮。那时我很少有从西方国家寄来的贺卡，因此把它陈列在窗台上最抢眼的地

方。有一天我侄子跑了来，见了贺卡便问，装贺卡的信封呢？我说没保留，他伸出食指点着我，把头摇得活像个拨浪鼓，半天说不出话来。

侄子这些年来，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师。启什么蒙？凡一种新潮起来，我尚懵懵懂懂，他总是在飘然而至时，给我棒喝，使我有醍醐灌顶之悟。国外贴有盖销票的实际封之宝贵，远胜于国外的贺卡，这便是他给我启蒙，使我从蒙昧状态中惊醒之一例。

偏巧侄子那时在红友宾馆工作。据他说，原来的那些外国专家，特别是从西方来的专家，其实在其本国，简直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个在大学里学了几年中文，往往还并没取得什么学位的年轻人罢了。他们只是因为左倾，像艾凯获，是他们那个国家的红卫兵，好像还不止是红卫兵，他们十几二十个小伙子、小姑娘，还成立了共产党，当然，那边原本有共产党，可他们认为那个党已然变修，唯有他们才算是真正纯正的共产党，为与变修的那个党区别开，所以他们的共产党是要加括弧的，括弧里注明马列字样！他们可不是闹着玩儿，是真格儿地干革命！他们的党魁，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时，是来北京取过经，被毛主席接见过的！侄子煞有介事地跟我说，艾凯获只差一票，没被选进那个括弧中注明马列的党的政治局，否则，毛主席接见时，他也会在座，而且《人民日报》头版还会登出大照片来！……侄子说，现在，像艾凯获那样的外国专家，差不多都被礼貌地辞聘了，当然，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贡献，比如，光是翻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狠斗私字一闪念”什么的，也得说是没功劳有苦劳吧！……可是，现在请的外国专家，好像都是正儿八经的学者、教授了，当然啦，这些个专家也许写过关于墨子或者《红楼梦》的论文，可是却听不懂“在大跃进那时候”这样的话，竟然傻问：什么？在使劲儿一大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侄子的这些闲言碎语，我听来心烦气闷，便给他来了句：偏你知道！

十四五年前，艾凯获又来中国了，他从一家宾馆，不是红友宾馆，是一家新盖起来的宾馆，给我往家里打来了电话，我很高兴。

他说他想见我，我问他停留几天，他说明天一早就飞西安，于是我便请他当晚来我家一晤。我家紧急行动，变戏法一样置办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可是左等右等，直到八点半钟，他才敲响门铃，迎进他来，问他吃过了没有，答曰吃过了，很令我败兴！请他再吃一点，他挺随和，坐到饭桌边。我给他斟上茅台酒，他说，啊，这很贵的呀！可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并且相当熟练地用筷子挟菜下酒，胃口居然颇畅……酒酣耳热之际，我冒昧地提起，能否帮我儿子到他们国家留学，他捏着酒杯说，应该去留学，不过，经济担保，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好吧，是件复杂的事，可怎么着个复杂，他可是不再言及了。当然，我请他喝茅台酒可并不是为了给儿子留学铺路。我们天南地北地畅聊一通，他听中国话的能力实在很强，说中国话呢，除了个别时候要辅以手势，先问：那个，怎么说好？我略一提醒，他也就把句子造出来了。当晚送走他，已是月明星稀。

第二天侄子跑来，我提起艾凯获，他先问我，您看他混得怎么样？我说看上去不错，原先在中国当专家，穿中国人衣服，从背后看，也就是虎背熊腰，显得大一号罢了，现在一身西方名牌休闲服，住大宾馆，旅游路线包括西安、桂林，俨然是客从西方来的模样了！侄子冷笑道，您哪儿知道，他那身体闲服，搁在咱们中国自然招人眼，其实在西方，那种品牌只是所谓的大众名牌，远不是真正厉害的大名牌，而且，您知道他是怎么来中国旅游的吗？他是在一个小旅行社，给人当临时导游，挣些饭钱罢咧。像他这种人，在他们国家，是上了黑名单的哟！也就是，被内控的。像他这样的，懂中文的，最好是进外交部门，可人家国家能容他进吗？再说，就是到大学教书，可是大学也难容，何况他还没拿到学位！好，您说他就去商社吧，现在对华贸易不是越来越火吗？可商社也不愿雇用他这号的，于是乎，只好打打零工，当当赴华旅游团的导游……侄子没说完，我便怒吼：偏你又知道！他还犟嘴说，我现在就在他们那个旅游团下榻的宾馆当差，当然门儿清！

侄子的话，不可全信，也不能全不信。检讨起来，我这么个人，直到十五年以前，总体而言，还是分不大清老外跟老外的贫富区

别，因为他们老外，粗粗地看去，穿得似乎都不错，吃得更似乎都差不多，尤其是来到中国，咱们这边是把“外宾”和“首长”并列的，都很尊贵，属于事事“优先”的一群，因之，凡能听、说中文的，我总习惯于把他们统称为“汉学家”。十三年前，我得以迈出国门，而且去的就是艾凯获他们那一国，虽属走马观花，大体上可是弄明白了，那边虽然总体上比咱们富裕、文明，可是，人跟人之间，差别也还不小，拿住房来说，有单独住一栋小楼的！有自家虽是独门，却是若干家小楼连为一体的！有住豪华高层公寓楼的！也还有住旧公寓楼的……人们的住房状况，基本上反映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倘是汉学家，一般都是在大学里取得了教授职称的，住得会比较体面舒适，而像艾凯获，我去他家小住了三天，他那时的身份，是个领救济金的失业者，只与他的女友合租了一个旧楼中的单元，当然比一般中国城市居民，如比我在中国所住的那个单元，面积还是要大一些，然而绝不令中国人向往。时届冬日，他那个单元，要自购煤油灌进一个什么很陈旧的东西里去烧，才能取暖。他和女友很热情地款待我，说是要请我在外面吃饭，我跟他们出了单元，他们没有小汽车，带我去坐电车，明明来了电车，他们却不带着我往上登，不是因为路线不对，而是因为来的是一辆带有旅游观光性质的电车，车票会贵很多！后来坐上了普通型电车，下了车，满眼都是饭馆，可是他们哪家都没带我进，直到走完那条街，拐了个弯，才带我进了一家卖比萨饼的饭馆。我记得他家住的那条街上，就有个比萨店呀！直到我们吃上了比萨饼，他才告诉我，这一家是全城卖得最便宜的，而且他从什么地方搞到了这一家散发的优惠券。嚼着比萨饼的时候，想起我曾幻想请他为我儿子留学作经济担保，心里弥漫出的不是自我惭愧，而是对他形同伤害的内疚。

艾凯获在他祖国似乎始终不能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他就不断地当旅行社中国线的临时导游，以此挣钱。他每次到了中国，总要我跟他联系，我总请他来我家小坐，有时我请他喝茶，有时也弄些下酒菜，促膝小酌。他每来一次，便惊呼一次，啊呀，变得真快呀！跟他熟了，便直率地问他，这变化你受得了吗？他坦言，有的景象不

能接受，比如在越盖越豪华的大饭店里，冒出了一些个中国大款，他们在歌厅中公然左搂一个，右抱一个，一掷千金，粗俗喧哗，他问我，怎么可以这样？

十一年前，我搬了新家，他走进我家的客厅，一见墙上的挂毯，便不由说，啊，中国也有这样的了吗？这个句子不算太通顺，但意蕴深厚。他来我家多次，从未给我带过礼品，这回难得地给我带来了一个小小的玻璃雕刻摆设，是在机场买的。他很实在，不顺水推舟地说，以此祝贺我的乔迁之喜，而是告诉我，他结婚了！我问，是不是跟那年我们一起吃比萨饼的姑娘？他说，啊，你还记得她！不是她，是另一个，这一个也很漂亮……我说，你结婚，应该我送你礼物才是，怎么反倒收你的礼？他说，因为他要到大学读学位去了……西方人是否都常常像他一样，因为自己高兴，便送朋友礼物呢？我观赏着那跑鹿玻雕，问，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没钱去读学位吗？他笑道，他发财啦！我说，你能发财？我不信。他这才告诉我，是他妻子支持他去读学位，显然，他娶了一个富婆。这天闲聊中，他告诉我，他当年的伙伴，有的已经拿到了学位，并争取到了大学的教职！有的已被大财团雇用；而最令他感慨的是，有一位进了外交部，并且很快会被派驻中国……望着他灰蓝的眼睛，我从中既看到了兴奋，也觉察到了类似嘲弄的光波……不光是嘲弄那些当年的伙伴，更是自嘲。

后来有一年的夏天，他深更半夜打来个国际长途，问我，你安全吗？我告诉他，没事儿。没说上两句，他也就挂了，此后却又好久没他音讯。有一天侄儿跑来，不知怎么提起了艾凯获，侄儿说，这个人现在很成问题，在外头杂志上发表了若干言论，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不信你问毛弟，毛弟一定看到过，毛弟是我儿子，已经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去了。我说，我问他这个干什么？你知道，你说说看。侄儿就说了些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消息。我估计有那个可能。他不是中国人，他用不着几个坚持。我想，他也许近期内不会再来中国了。

我想错了。艾凯获没多久又出现在我家客厅。他对变化急剧的

中国有好多看不惯的地方，谈话中不时地以质问的口气说，怎么可以这样？然而，他也喜欢很多中国的新事物，比如张艺谋和陈凯歌的新片子，崔健的摇滚曲，还有写着“别理我，烦着啦”等字样的文化衫什么的。本来，艾凯获在中国所看不惯的现象，其中不少是我也看不惯的，而他所喜欢的一些迷眼“乱花”，也是我极感兴趣的，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口气，开始让我听来刺耳，于是，我跟他抬起杠来。我说，你老问我，怎么可以这样？其实，我倒要问问你，你这次来中国，是跟着你们国家的大财团来的，虽然还是临时性质，但趋势是，你将成为其中的一颗正牌螺丝钉，那么，好，中国所出现的这些你看不惯的种种现象，究其根源，不能说全部，但可以说，大部分都是跟你们西方跨国资本的进入，或者用中国自己的说法，叫与国际接轨，相关联的。你既然看不惯，既然认为中国没必要这样，那你为什么又随着西方跨国资本进入中国，请问，怎么可以这样？！你现在喜欢“大红灯笼”，喜欢传统京剧，比如虞姬舞剑什么的，可是，当年你所喜欢，不，不仅是喜欢，可以说是崇拜的，不是大红灯笼，而是“闪闪的红星”，是“京剧革命”的“丰硕成果”，对不对？如果说，你有权改变你的向往，你的喜好，那么，为什么别的人，尤其是普通的中国人，就不能改变他们的爱好，比如说，喜欢上可口可乐、卡拉OK什么的呢？

艾凯获被我抢白了一通以后，看样子没有生气，但愣愣地半天没有吭声。良久，忽然问我：这两句古诗，是谁写的？……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这真古怪！

艾凯获说，我的论文导师，在我这回来中国之前，忽然这样考我……我查了许多唐诗资料，都没查出来，难道是宋以后的人写的！这样直白简洁的句子，却又如此富于意象，有色彩，有味道，有情调，非盛唐莫属吧……

我问他，这和你的学位论文有关吗？他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应该能尽快回答。我问他，论文题目是什么，他告诉了我，很冷僻的一个选题。我说，我想不通，你做这样的论文，你今后多

半并不能靠这个学问吃饭，难道仅仅是为学位而学位，拿学位当敲门砖，以便，比如说，谋个你这次随着来的这种跨国公司的差事，当一个你们制度下的守法而又富裕的雅皮士吗？

他似乎是点了点头。灰蓝的眼睛里游动着自嘲，却也掠过了几丝酸楚与苦涩。

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有过难忘的青春……然而，青春期过去了……

我说，是的，我也一样，许多中国人也一样，都有过激情澎湃的青春期……然而，也许是，整个民族的青春期，都成为了过去，而成熟，是伴随着幻灭，伴随着痛苦，伴随着惶惑，伴随着焦虑，那么样的一个过程……

那一回，可以说是我们相识以来，交谈得最深入，而且心灵有所碰撞的一次聚会。

那回他临走前，我告诉他，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这两句前头的四句是，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确实非常优美，自然天成，恍若盛唐佳句，当然啦，这首五律末尾两句不怎么样，是，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属于对封建皇帝捧场的颂圣套话。这些诗句，都是《红楼梦》里的，是清代曹雪芹写的，不过，在书中的情节里，它是作为男主角贾宝玉奉他姐姐，也就是皇妃贾元春的命令，署名献上的，而实际上，又不是贾宝玉写的，是书中才情过人的女主角林黛玉，为贾宝玉作弊，一挥而就写成的……艾凯获叹息说，原来如此，一环套一环，好像你们的一种传统玩具，叫九连环吧，很难解释清楚的，我的导师给我出的，是个很难的题啊！也许，他是希望我由此懂得，中国文化有多么深奥，多么奇妙！我说，其实，我的记性现在越来越差，中国古诗浩若烟海，哪能记得许多，只不过这一阵，常重温《红楼梦》，碰巧你问的，是我正重温的，所以可以给你指出。他极表感谢。

倏忽到了今天，他又来中国，并且又跑到我家，我问他，你那一畦春韭，绿了吗？他望着我，灰蓝的眼睛里整个儿是个反过来的问号，我就说，是问你，论文答辩通过了吗？学位可已拿到，是否已成为那跨国公司的正式雇员？他懒懒地、简单地告诉我，他跟妻子

离婚了。这回他又是充当临时导游，随旅游团而来。这个旅游团里净是些个中年妇女，大都是富翁之妻，她们游完我们这个城市和西安等地后，还要去西藏，然后从西藏到克什米尔，总之，因为闲得无聊，也因为钱多得发烧，所以她们要寻求最奇诡的刺激。这晚游客自由活动，艾凯获得以到我处再聚。我问，这回还对我们城市面貌的变化吃惊吗？他说，这回没那个感觉了。我说，好像两个池子，水流平以后，也就不觉得稀奇了，是不是？他说，听不懂你的意思。我说，懂不懂，随便吧。反正是，前几年来，你一看，呀，有大高楼了；呀，有肯德基、麦当劳了；呀，有那么多广告了；呀，游客可以不必“白天逛庙，晚上睡觉”了；酒吧茶室、歌厅舞榭、夜生活，可以随便享受了……现在呢，你只觉得，无非是数量的增加，令你惊奇的东西，倒不多了……他说，这回，我听懂了。我说，摇头不算点头算，他却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他忽然提出来，想去红友宾馆转转。他怀旧了，怀当红色专家的那段旧。现在那儿全变了。我劝住他，让他留下来聊天，可是，竟再没多少话好说。

猫又去闻、拱、舔他的外套。忽然想起侄儿——他已经成为一家宠物店的老板——跟我说的，我应该多给我这猫吃伟嘉牌的吞拿鱼猫粮罐头。我对猫大声说：“别捣乱，走开！”